

沿铁路行走一公里

作者：苏童

铁路穿过城市北端，城市北端的五钱弄就躺在铁路路坡下七八米远的地方，附近有一条河，河上架着一座铅灰色的大铁桥，火车驶过时铁桥会发出一种空旷而清脆的震荡声。五钱弄的居民多年来听惯了这样的声音，在尖厉刺耳的火车汽笛声中，邻居们在门前的谈话突然变成互相叫喊，为的是让别人听清他对天气或者腌制萝卜干的见解。有时从铁路上会传来某种阴暗的残酷的消息，大凡都是关于死人的事。谁都知道铁路除作为神奇的交通工具外，它也是一部简单而干脆的死亡机器。

桥下吊死了一个男人。晒萝卜干的女人端着竹匾走过狭窄的五钱弄，沿途散布着这个消息。三十来岁的一个男人，现在还吊在桥架上，你们去看吧。晒萝卜干的女人端着竹匾边走边说，是用裤带吊死在桥架上的，你们去看千万别看他的脸，吊死鬼的脸是最吓人的。

许多妇女和孩子从家里匆忙跑出来，并且已经有人在五钱弄的石子路面上沙沙地奔跑，往大桥下面集结。剑放学走到弄口时与那群人撞上了，无须打听什么，剑就意识到铁路上又发生什么事了，于是剑就摇晃着他的书包跟他们往大铁桥下面跑。

桥洞下可以容人的地方只是狭长的一条，所以剑这回不能挤到最前的位置上去了，桥洞的两侧已经挤满了观望的人群，剑除了看见一片黑漆漆的活人的头部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有人指着从桥架上垂下的一截蓝布条说，就是那条裤带。剑踮起脚尖向上仰望，果然看见一截蓝布条挂在铁架上，桥洞里的风吹拍着它，它正在向一端慢慢地滑落。快掉了，快掉到河里去了。剑大声地告诉人们，但没有人注意他的发现。围观者们关心的似乎只是死者的面容和身体，剑往河岸边退了几步，仰着头更专注地盯着铁桥架上的蓝布条，他看见它在风中弯曲起来，布条的两端扭结在一起，然后突然地抛开，其中偏长的一端又继续向下坠落，另外一端却在轻盈地浮升。剑莫名地觉得紧张，他看见蓝布条像一根枯枝断离树木一样，无力地坠落下来，它在空中滞留的时间不会超过一秒钟。剑发出了一声怪叫，他拍打着书包高喊道，掉了，掉进河里了。

人们都回过头注视着剑，剑的脸涨得通红，他显得局促不安，你在后面瞎叫什么？有人不满地责问剑。剑就指着河面上的那截蓝布条说，掉下来了，你们看它在河里漂呢。围观者们草草地浏览了一遍肮脏油污的河面，又转过脸面向桥洞里的死者了，似乎没有人对那截蓝布条感兴趣，剑的发现仍然显得多余而微不足道。

剑在人群后面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他捡起了岸边的一根树棍，弯腰蹲在河边打捞水面上漂浮的蓝布条，蓝布条的漂浮毫无规则可循，忽东忽西，忽走忽停，剑的打捞因此很困难，但是剑很有耐心，他抓着树棍沿河追寻蓝布条时听见有人正在议论那个陌生的死者。

为什么要吊死在铁路桥洞里呢？躺在火车轮子下面不是更干脆吗？一个邻居说。

我猜他本来是想躺在火车轮子下面的，可火车过来时又害怕了，一害怕就往桥洞里跑了。另一个邻居说。

剑听着那些人的谈话，觉得他们的推测可笑而荒唐，剑想只有死者本人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像所有居住在五钱弄的居民一样，剑目睹过铁路上形形色色的死亡事件，他喜欢观望那些悲惨的死亡现场，但他始终鄙视旁观者们自以为是或者悲天悯人的谈论，每逢那种特殊的时刻，人群中的剑总是显得孤独而不合时宜。剑习惯于搜寻那些死者遗留的物件，譬如一支钢笔，一块手绢，半包挤扁的香烟。有一次他在路基上还发现一只小玻璃瓶，瓶子里装满了粉红和淡黄两种颜色的药片，剑神使鬼差地抬起了那只药瓶，他想把它藏在口袋里，是剑的母亲厉声制止了他，剑的母亲认为他的举动是疯狂的、伤风败俗的，因为那只药瓶无疑是从死者口袋里掉出来的。

剑这次同样没能捞起那截蓝布条，蓝布条突然从河面沉下去了。那么轻的一截蓝布条，竟突然从河面沉下去了。剑扫兴地扔掉了手里的树棍，他觉得这次发现的蓝布条有点不可思议。

从五钱弄民宅的断墙上翻过去，穿过一片种满向日葵的坡地，剑又到铁路上去了。剑在

铁轨外面的石子路上低着头走路，走走停停，偶尔地伏在铁轨上听远处火车运行的动静。那是一种细微的有如虫鸣的铮铮的声音，剑可以从中判断火车离他有多远，火车正在朝哪个方向运行，剑同样也可以判断那是一辆客车还是一辆货车，据说五钱弄的好多男孩都具备这种非凡的判断力。

剑在找寻着从火车窗口扔下来的物品，香烟壳子、糖纸和啤酒罐，它们往往被旅客抛在路基上。剑把他选中的物品放进他的书包里，最后他会把它们带回家里，虽然剑的母亲厌恶那些看上去肮脏不堪的物品，她时常把剑带回的物品扔到垃圾堆里，但剑却依然执着于他在铁路上的漫游和寻找。

是午后铁路相对沉寂的时分，初夏的阳光在铁轨和枕木上像碎银一样弥漫开来，世界显得明亮而坦荡。路坡上的向日葵以相似的姿态安静地伫立着，金黄色的硕大的花盘微微低垂。有成群的小黄蜂从向日葵花盘上飞出来，飞到坡下那些白色的野蔷薇花丛中。火车正从很远的南部驶来，现在是午后铁路相对沉寂的时分。剑突然在一堆新制的枕木旁站住了，四处了望一番，他惊异于这种铁路上罕见的沉寂。脚下的枕木散发着新鲜沥青强烈的气味，俯视远处的曲尺状的五钱弄，那些低矮简陋的房屋显得很很小很零乱，它们使剑想到了一些打翻在地上的儿童积木。

像往常一样，剑沿着铁路路基行走一公里后看见了道口，这是一个宽阔热闹的地方。简单的直线的铁轨在这里扭曲交叠起来，装满货物的黑皮货车行驶到此会突然改变方向。剑一直觉得道口是一个有趣的神奇的地方，而且他在道口可以看见那些调车工人攀在车厢外的铁梯上，一边骂着脏话一边向远处挥舞手里的红色或绿色的小旗。不仅如此，剑还曾经在这里拾到一只羊皮面的漂亮的钱包，虽然那只钱包早就拾而复遗，但剑清晰地记得钱包打开后的一股奇怪的香味，一张描色的陌生女人的照片，还有一张上海至哈尔滨的火车票，钱包里没有钱，剑并没有感到遗憾，他喜欢的是那张火车票，他知道它代表了一段非常漫长的穿越中国大部的旅程，对于从来未坐过火车的剑来说，这几乎像一件令人艳羡的珠宝。剑珍藏了那张火车票，当然在此之前他果断地撕碎了陌生女人的照片，他不想让一个陌生女人的脸占据自己的意识，奇怪的是她的脸后来经常在剑的脑子里出现。年轻美丽的微笑，鲜红欲滴的嘴唇以及唇边的一颗黄豆粒般大的黑痣，剑为此感到害羞，或许不是害羞，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感觉。

那个女人是从上海返回哈尔滨的家呢，还是从上海离家远赴东北的哈尔滨呢？像往常一样，剑走到道口就会想起这个问题，他知道想这个问题是无聊而可笑的，但他走到道口就会忍不住地想起这个问题。

扳道房很孤单地站在铁轨旁，扳道工人老严很孤单地站在窗边，他在凝望正前方的信号灯。那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，他耳朵长得有点奇怪，耳垂部分堆积了多余的廓线，看上去就像一只饱满的馄饨。

剑最初走进扳道房的原因就在于老严的耳朵，他觉得它有趣而惹人喜爱。剑和老严的友谊已经有好几年的历史了，对于剑来说，他喜欢的是老严的耳朵，但他始终不知道老严喜欢他的原因，当剑把老严送给他的花生、瓜子带回家时，剑的母亲悲天悯人地说，那老家伙够可怜的，一个人守着道口，只能跟孩子说说话。剑的母亲试着剥了一颗花生，她关照剑说，以后别吃他的东西，不明不白的。以后别往他那儿跑，听见了吗？

剑觉得他母亲的话也是不明不白的，他不想听她的话，只要走上铁路，只要沿着铁路行走一公里，他自然会看见那座孤单的木头房子，自然会走进扳道工人老严的房子里去。剑已经看见了那只竹篾编制的鸟笼，它挂在窗前，在老严的面前微微晃荡着。鸟笼里是一只漂亮的羽毛绚丽的蜡嘴鸟，剑喜欢这种小鸟，他知道他上扳道房除了想看老严的耳朵，更想念的是这只蜡嘴鸟。

火车快到了吗？剑说。

快到了。黄灯已经亮了，老严说，你进屋来吧，我该去扳道啦。

剑和老严在狭窄的门口交换了一下位置，剑走进了那间充满着柴油和鞋袜气味的房子，他走到窗边摘下了鸟笼，把它放在自己的膝盖上，这样他和笼子里的蜡嘴鸟离得似乎更近了，剑把小姆指伸进笼子去触碰鸟喙，但鸟却淡漠地躲避了，它缩在角落里，羽毛微微颤动。剑突然觉得鸟是沉浸在火车来临前的恐惧中，他想鸟肯定害怕火车尖厉的汽笛声的。

桌上的闹钟快指向二点了，马上将有一列货车驶过道口。一点五十五分，剑和老严一样

熟知每列火车途经道口的准确时间，剑有点怀疑蜡嘴鸟是否也和它们一样，知道哪列火车即将轰隆隆地经过它的身旁。

老严弓着腰走进来，把油腻的手套摘下来扔在桌上，老严注视剑的表情明显地有点生气。他说，你又把鸟笼摘下来了，我让你别折腾它，可你每次来都把鸟笼摘下来。

摘下来玩玩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剑嘟囔着把鸟笼重新挂好，他拍了拍手上的碎米粒说，说话不算数，你那会儿答应养几天送给我的，可现在连玩也不让我玩。

那会儿我怕鸟在我这里养不活，我怕鸟受不了火车的声音，可它好像并不害怕火车，它跟人一样习惯了火车。

不，它害怕火车，只是它不会说话。火车开过时它的羽毛簌簌发抖，不信你马上看吧，我敢打赌它的羽毛会簌簌发抖。

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害怕火车，老严有点歉疚地笑着，他望了望笼子说，我只要它能在扳道房活下去，有个鸟陪着比一个人强多了。

可是它不会说话。剑说，它不会说话怎么陪你呢？

它不会说话你可是会说话的。老严从篮子里抓出一把花生塞在剑的手里，他脸上的表情看上去温和而狡黠。那么你是不是愿意每天来陪我说话？老严说，只要你每天来，过了夏天我就把鸟送给你，连笼子一起送给你。

你说话不算数，我不上你的当。剑想了想说，再说我还要做学校的功课，我哪能天天来陪你说话呢？

我跟你开玩笑呢，就是你不上我这儿来，过了夏天我也会把鸟连同笼子一起送给你。

真的？这回你说话算数吧？

当然算数，老严扳着指头嘴里念着，六月、七月、八月，到九月我就离开铁路回老家了。他说，到了九月我就退休回老家了。扳道靠力气和精神，我已经不比当年啦。

要等整整一个夏天，说不定鸟会死呢。剑有点不高兴，他转过脸望着窗外，午后的第一列火车正嘶鸣着隆隆驶过。他注意了一下笼子里的蜡嘴鸟，它的彩色羽毛倏而收紧，倏而颤索，最后随火车远去重新舒展开了。这个过程就像含羞草的叶子一样，在触碰中发生形状的变化，看上去很奇妙也很有趣。

黄昏的五钱弄沉浸在一片嘈杂混乱的气氛中，人们纷纷向五钱弄西侧的赵家涌去。赵家出事了。是赵家七岁的女孩子小珠出事了，果然又是在铁路上惹的祸。

事情的起因跟小珠毫无关联，一群男孩为了勇气和胆量在弄口争论不休，谁敢跃在铁轨中间让火车从身上开过？他们坚信火车底部与铁轨间的缝隙可以使勇敢者安然无恙。一群男孩激烈地争吵着，急于向对方证明自己是五钱弄唯一的真正的英雄，他们推推搡搡地往铁路上走，小珠就跟在男孩们的身后，边走边问，你们真的要上铁路比吗？你们真的不怕被火车压死吗？

小珠就是剑的妹妹。剑是不喜欢妹妹跟在他身后的，所以小珠就经常跟在别的男孩后面玩耍。那天小珠就这样跟着那群男孩爬上了铁路。男孩们嚷嚷着躺在铁轨中间，他们躺在那儿姿势各异，脸上表情都怪模怪样的，小珠站在一边看着他们，捂着嘴嗤嗤地笑。他们躺了一会儿，火车没有来。再躺一会儿，火车真的来了，有个男孩突然尖叫了一声，火车来了，快爬起来。所有的男孩都迅速地从铁轨中间爬了起来，跳到铁轨外面。七岁的女孩小珠却被前方急驶而来的黑影吓坏了，小珠转过身朝前跑，小珠在铁轨之间踉跄着朝前跑，似乎没有听见男孩们在后面的叫声，跳出来，快跳出来。小珠疯狂地朝前奔跑了一段路，突然站住回头张望，她看见火车闪烁着一圈红光朝她飞扑过来，火车，你慢一点，你停下来。小珠发出一声凄厉尖锐的狂叫，最后她被吓哭了。但她的声音在一刹那间就被庞大坚硬的火车撞碎了，小珠惊恐的蹦跳的身影被一片乳白色的汽雾全部吞没了。

男孩们听见火车掣闸时粗钝的当当一声巨响，但是一年一度的灾祸已经再次发生，他们看见一只红色的塑料凉鞋从火车轮子下飞溅出来，就像一滴水珠。

剑是第二天在路坡下找到小珠的塑料凉鞋的，它躺在两棵向日葵毛茸茸的枝干间，鞋面上沾着夜来的露水。剑拾起那只红色的纤小的塑料凉鞋，他擦去上面的露水，把它放进了自己的书包里。剑注意到妹妹的遗物和别人一样，也是非常洁净非常鲜亮的。

夏天以来剑的母亲精神紊乱，每次火车从五钱弄附近驶过时她的身体就会剧烈地颤抖，而夜行货车的汽笛声则使她发出更加尖厉悠长的狂叫，剑的一家生活在小珠的幼小亡灵的阴

影中。

剑的母亲不许剑再到铁路上去，剑现在懂得该顺从母亲了，他给母亲端着药锅里外忙碌着。我听你的话，他说，我不再到铁路上去玩了。但是在那个炎热潮湿的夏季里，剑总是神思恍惚，在凭窗眺望不远处的铁道时，他的心也像天气一样炎热潮湿，是一种烦闷不安的心情，剑知道那是因为他克制了欲望的缘故。只去一回，去道口看看老严和老严的蜡嘴鸟，他对自己说，只去一回，以后再也不去了。

这个早晨剑终于偷偷地上了铁路，走过铁路桥的时候他突然想起那个缢死在桥架下的男人，那截很像裤带的蓝布条，于是剑用双手撑住铁桥的栏杆，脑袋尽量向下面的桥洞里张望，但他几乎什么也没看见，只看见河水从桥洞下舒缓地流过，水面上仍然漂浮着油污和垃圾，一切都很正常。剑继续沿铁路往前走，走到妹妹小珠遇祸的地方时他放慢了脚步，他觉得很难过，眼前浮现出那只红色的纤巧的塑料凉鞋，他试图回忆小珠最后留下的音容笑貌，奇怪的是那些印象居然已经是模糊的、飘忽不定的了。

像往常一样，剑沿着铁路行走一公里，最后来到道口，来到了扳道工人老严的小木屋里。剑首先注意的是那只竹蔑鸟笼，他沮丧地发现鸟笼已经空了，可爱漂亮的蜡嘴鸟不知到哪里去了。

鸟什么时候死的？剑毫不掩饰他对老严的不满情绪。

前天，是夜里死的，老严用一种哀伤和自谴的目光扫了一眼空的笼子，他说，我后悔上次没有把它送给你，你带回家养说不定鸟就死不了。

鸟是让火车吓死的，剑说，我早说过，可你不相信。

谁知道呢？也许是饿死的，老严叹了口气说，我前天忘了给它喂食，这一阵子我老是心神不定，马上可以回老家了，可我老是心神不定的。

你真该死，好好的鸟让你弄死了，你要是扳错了道，不仅火车要翻车，还会死好多人的。

不，我不会扳错道的，我扳道扳了大半辈子，怎么会扳错呢？老严突然高亢而激动地喊起来，他逼视着剑说，小伙子，你不要咒我，我扳道扳了大半辈子，永远也不会出错的。

一老一少两个人顿时都有点不快，他们很别扭地坐在一起，透过窗口凝望路轨旁的信号灯座。剑默默地想像着蜡嘴鸟之死该是什么模样，一只被火车吓死的鸟该是什么模样？但剑不知道扳道工老严想着的是鸟还是火车。他侧目瞥了眼老严苍老的皱纹密布的脸，剑意识到自己现在对老严又怨又恨，一切都是为了那只可爱漂亮的蜡嘴鸟。

你好久没上我这里来了，老严最后摸了摸剑的耳朵，他说，是家里人不让你上铁路吗？

别摸我的耳朵。剑大声叫起来，作为一种报复和发泄，他踮起脚将老严古怪的馄饨状的耳朵狠狠揪了一下，然后他一边朝外面走一边说，你说话不算数，我以后也不想见你了。走出木屋，剑仍然没有平息心中的怨气，于是他扒着窗于朝老严又叫喊了一句，你是个老糊涂，你会扳错道次的，你肯定会扳错道次的。

炎夏将尽，弥漫于铁路两侧的暑热一天天消退，学校快要开学了。五钱弄的孩子们在疯狂了一个夏天后渐渐安静。剑又是好久未上铁路了，有时候他在路坡下的向日葵地里采摘成熟了的花盘，挖出那灰黄色的花籽，塞进嘴里咀嚼着，剑发现那些花籽的滋味很古怪，他从中感觉到一种若有若无的铁的气味，沥青的气味，就像铁轨和新铺的枕木的气味一样。

剑看见一列绿色的客车从北面驶来，速度越来越慢，终于在铁路桥上停住了，对于五钱弄的孩子来说，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异常现象，也许是有人卧轨了。孩子们从家里跑出来，边跑边叫，铁路上又死人啦，又死人啦。

但这次事故并不像五钱弄的孩子们想得那么简单，他们跑到铁路桥上并没有看见血肉模糊的死尸，火车上的司炉告诉他们事故出在道口那侧，有一辆运载机器的货车在前面出轨翻车了，是扳道工人扳错了道次酿成的祸端。

剑站在火车头前发怔，依稀想起那天在扳道房对老严的诅咒，剑对诅咒的应验过程深感茫然。后来剑跟着一群人往道口方向走。远远地他就看见了那列颠覆了的货车，它像一座巨大的坍塌的房子，散落在铁轨上或者路坡下面，空气里充溢着焦硝和油烟的怪味，有的车厢还在燃烧，附近的路面因此是滚烫灼人的。

出事地区涌集着一些铁路工人，他们正在用工具疏通堵塞了的铁道。有人向五钱弄的孩子招手，快来一起干，别站在那儿看热闹。孩子们就呼地拥上去帮忙了。只有剑站在一边没

动，他在想老严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火车出轨到底又是怎么回事。剑望了望扳道房的窗口，那只鸟笼仍然挂在窗前，扳道工老严却不见踪影了，有两个工人站在扳道房前一边喝水一边议论老严，他们说老严刚被铁路警察带走，他们猜测老严扳道前是喝了酒的。

剑不相信老严喝酒的传闻，他坚信这起车祸和蜡嘴鸟之死有关，假如蜡嘴鸟仍然在笼子里蹦跳，这起车祸也就不会发生了。但是剑没有把他的想法告诉任何人，他走近扳道房悄悄地摘下了窗前的空的鸟笼，摘鸟笼的时候剑的心里有点发虚，幸好并没有人注意他。

后来剑提着空的鸟笼往回走，由于路轨两侧的碎铁横木还没有清理完毕，剑是从向日葵地里绕过翻车地区的，他在铁路上忽隐忽现，远看像水中的浮鱼，剑提着空的鸟笼沿铁路走出半公里回头朝道口那里张望，清扫障碍的工人仍然在骄阳烈日下忙碌着。

绿色的客车停在铅灰色的铁路桥上，现在它无法行驶，许多人的脑袋从车窗里探出来向前方观望，剑从车窗下走过的时候遇到了七嘴八舌的提问，前面出什么事了？是有人被火车压死了吗？火车什么时候再往前开？

我不知道，剑摇着头大声地回答。

在逐一经过的车窗前，剑突然看见了一张似曾相识的女人的脸，她从车窗内扔下一卷整齐的苹果皮，微笑着凝视剑和剑手里的鸟笼，女人唇边的一颗黑痣在窗内闪烁着一丝神奇的光晕。它使剑匆匆归家的脚步戛然而止。

你手里提的是鸟笼吧？女人问。

剑专注地盯着女人唇边的黑痣，没有回答她的问题。剑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，你从上海去哈尔滨，我知道你是从上海到哈尔滨去。

不，我到天津就下车了。女人笑起来，她的手从车窗里伸出来，似乎想去触摸剑手中的鸟笼。女人说，鸟呢？你的鸟笼里怎么没有鸟呢？

别碰它。剑就是这时候仓皇奔跑起来，他推开陌生女人的手就仓皇奔跑起来。剑紧紧握着笼钩的手已经沁满了汗水，他感到一种莫名的紧张和恐惧，就像一个被追逐的真正的窃贼一样，剑不知道自己害怕的是什麼，但他在奔跑的同时已经知道他下一步将干什么，他想把那只鸟笼扔掉，他竟然想把那只空的鸟笼扔掉。让我的手离开鸟笼，剑想，快让这只鸟笼离开我的手。

剑站在高高的铁道上，面向五钱弄的方向举起手里的鸟笼。剑吼叫了一下，用力把鸟笼扔出去，但用竹蔑编制的鸟笼很轻，它在空中只飞行了很短的一段距离，无声地落在路坡下的向日葵地里。剑看见它在肥大的葵花叶上轻轻碰击了一下，然后就无声地落在向日葵地里。

八月仍然是葵花向阳的季节，葵花在南方常常被种植在铁路两侧的路坡上，这种美丽的植物喜欢炽热的阳光，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了。

黄金书屋Youth扫描校对||<http://goldbook.yeah.net/>
转载请保留！